

跨时空追凶



本报记者 杨洁 实习生 陈学超 通讯员 李佳

拨云见日

“比中了！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比中了。”今年3月10日深夜，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——时隔多年，“2001.5.18”周家渡地区故意杀人案的生物信息比对，终于有了眉目。很快，来自刑侦支队重案队、刑科所的骨干，以及能找到的、当年的案件侦查人员，就将一间会议室坐满了。现任刑侦支队综合科科长胡铁俊，翻出了21年前的“工作笔记”。当年，他正是现场勘查人员之一。泛黄的纸张上，清晰记录下诸多细节：2001年5月18日下午，在浦东新区周家渡地区，独居的赵阿婆在家中遇害身亡。

“赵阿婆原本在浦南文化宫的小卖部上中班，这一天，同事见她迟迟不来，就找上门去，随后报警。”胡铁俊回忆，现场没有强行闯入、发生打斗的痕迹，残留的生物信息不足，仅有一枚可疑的掌纹。

根据仅有的线索，警方推测，凶手是年轻男子，可能是被害人的熟人激情作案。然而，当年捺印的数千枚生物痕迹，都没能比中，在排查走访中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老人的死，成了悬而未决的谜，一晃就是21年。

一遍又一遍梳理物证信息，利用最新技术重新比对，一个身影终于浮出水面。比中的犯罪嫌疑人名叫杨光（化名），38岁，本市人，无业。原来，2021年11月底，杨光曾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分局三林公安处刑事侦查大队刑事拘留，他的信息就被警方获取。

侦查员们调查发现，案发那一年，杨光17岁，辍学，在案件发生前后，有被强制戒毒与盗窃的记录……他的身影，与当时的“嫌疑人画像”朦胧地叠在了一起。

与此同时，大家心头也产生了一丝疑问：生物信息证明，杨光去过赵阿婆家中，可他必然是凶手吗？真相究竟是什么？

红英桂英

破案专班很快成立。为了最大限度排除疑问，侦查员们开展了周密的调查：一方面，梳理杨光与赵阿婆的关系；另一方面，分析还原杨光当年的生活轨迹。

然而，调查中出现两个名字，却让所有人愣了愣——赵阿婆的儿媳名叫“高桂英”（化名），杨光的母亲名叫“高红英”（化名），两人年纪也只差10岁。

“难道她们是姐妹？”两个相似的名字，重案队老侦查员顾新华心里一咯噔。“如果有亲戚关系，那么杨光留在犯罪现场的生物信息，即便位置再刁钻，也很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。”老顾明白，在杨光到案前，必须厘清其中的关系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“这也许只

8月3日，“刑警803”主题日，属于上海刑警的节日。同往常一样，浦东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队长曹志祥，习惯性地走进档案室。

眼前，一本本案卷材料按时间顺序编号，静静陈列。每一个文件袋背后，都藏着一段尘封的血债——它们是因为种种条件限制，至今未被侦破的命案积案。

一旁的登记簿上，调阅记录密密麻麻，页脚都起了卷边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曹志祥与队里刑警们，都会将案卷重新整理一遍，从中寻找可能出现的破案线索。

案卷目录就贴在陈列柜前。这次，曹志祥划去了一个名字：“‘2001.5.18’周家渡地区故意杀人案”。

在各方努力下，这起命案刚刚告破，时隔21年，终于真相大白。

是个巧合，但我们必须考虑所有情况。”

多年过去，赵阿婆的老伴、儿子、儿媳都已去世，几十年前的户籍信息早已模糊；侦查要秘密进行，减少与杨光周边人员的接触……只能通过分析“高红英”“高桂英”各自的关系人，推导两人的关系。

通过大量比对后，侦查员们确定，“红英”“桂英”籍贯不同、父母不同，日常通信、活动范围等几乎没有交集，表面上看并无关系。为了尽量排除“意想不到”，侦查员又联系上了赵阿婆的孙辈，询问后，否认了二人认识的可能。如此，案件推进的砝码又加了一份。

与此同时，杨光的生活轨迹逐渐揭开。原来，当年他的家距离赵阿婆家仅800米。在赵阿婆打工的小卖部周围，台球室、KTV、舞厅等新次铺展，杨光当初就混迹于此。他沉溺于不良嗜好，手头常不宽裕，有盗窃、伤人的前科。至此，大家基本能够断定，杨光，就是他们要找的人！

刑警们会把手上未破的案件叫作“欠债”；如今，这份跨越时空的“债”，他们终于有机会奉还。

交锋时刻

时至6月，收网的时机步步临近。

抓捕，是审讯的“前站”，效果将直接影响审讯的成败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曹志祥制定了两套方案：其一，以侦办去年11月的寻衅滋事案为由，把杨光叫到对应派出所审讯；其二，冲到杨光家中直接实施抓捕——前者妥帖，后者直接。

最终，第二套方案被敲定：“我们不但要抓住嫌疑人，更要制造最大的心理压力，从而一举拿下口供！”

7月5日，抓捕行动当天凌晨，分局的刑侦精英已集结在现场，伪装守伏。6点半刚过，杨光的身影出现在楼下，侦查员们得到指令，顷刻间一拥而上，将他拿下。

“交锋”的时刻，到来了。

嫌疑人到案后的审讯时限，是48小时。这个有限的时间，决定了21年的沉冤能否得雪。为此，专班做了充足准备，尽最大可能还原当年细节。

然而，审讯室里的杨光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“闷葫芦”：任凭民警讲多少，他都点头，但轮到他讲话，便不吭声；越到关键处，越一问三不知，无论侦查员如何施加压力，他都连连否认：“我不认识什么老太”“我没去过”“我没杀过人”……

负责主审的老顾与刑侦支队八大队审理专家杜鸿翔都明白，倘若这一次审讯失败，将为后续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。

幸而，一顿饭过后，事情有了转机。

真相大白

从早上审到中午，吃饭时间到了，民警给杨光送来饭菜。

经验丰富的老顾没有放过这个机会。他在此时调整策略，“避重就轻”起来：“你说你不认识赵阿婆，但你肯定去过她家，那是去做什么呢？吃过饭吗？”老顾将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从杨光“如何犯案”，转化为“如何进入犯罪现场”。

“她也给我做过饭……我叫她‘奶奶’……”低头看着饭菜，杨光终于承认自己去过案发现场，“那天，我帮她搬东西，去过她家”。

“他觉得谈这个不要紧，很有可能在试探我们掌握了多少证据。”老顾没有为杨光的开口而放松警惕，他密切观察嫌疑人的神态，步步紧逼。

终于，在忽松忽紧的审讯节奏中，杨光的心理防线被击溃了。他缓缓道：“我能不能抽一支自己的烟？”侦查员在杨光的随身物品中，取出他的红双喜。戴着手铐的双手捏着香烟，杨光终于吐露实情。

2001年，17岁的杨光经常混迹于赵阿婆工作的小卖部附近。那时，赵阿婆可怜辍学

的他，一直有所照顾，有时还会塞给他一二十块钱。而杨光，则叫赵阿婆“奶奶”，有时帮她搬些重物。

案发当天，杨光帮赵阿婆搬了些货，肚子饿了，便问：“奶奶，能不能去你家吃东西？”老人说“好”，带他回了家。回家后，赵阿婆去厨房烧饭，本应在客厅的杨光起了歹意。他偷偷摸进卧室，寻找赵阿婆藏钱的地方，摸走了200元。赵阿婆恰好撞见，二人起了争执。杨光担心赵阿婆报警，残忍行凶……

“杨光口述的行凶方式，与现场勘测痕迹一一吻合，证据链就此完整了。”在场的老刑侦们长舒一口气。

悬案告破！苦守21年，他们终于对被害人与家属，有所交代。

漫长旅程

缺少公共视频画像，全靠人力走访，许多档案中的当事人已杳无音讯、甚至离开人世……受历史条件与技术手段限制，追查命案积案，往往是最困难的。近年来，上海连续7年保持命案全破，命案发案数连续保持低位，这也让刑警们有了更多时间精力，追查这些尘封的案件。

“并不是每一次都如此幸运，也有许多时候一无所获，有时犯罪嫌疑人甚至已经去世。”前不久的一次出差中，在安徽亳州，老顾与无名土坟面面相觑。

那是2000年南汇地区故意杀人案的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。当顾新华追查线索来到嫌疑人的老家，却被告知此人几年前就已经去世，早就被火化了。

“看到坟头，我们觉得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死了吧，但破案不能讲‘应该’。”为了查证死者身份，老顾又辗转来到嫌疑人生前的居住地山西运城，在当地医院调取病历记录、去殡仪馆调取火化证明，还收集到对方仅剩的遗物：牙刷、牙刷杯和工具箱。他又奔赴海南三亚，寻找犯罪嫌疑人的兄弟比对生物信息，最终确认了死者的身份。至此，这场跨越半个中国的旅程总算结束。

一切真相，都掩藏在层层证据背后。和老顾一样，追查证据，是所有侦查员的执着。无悔追凶、让正义得偿，也成为所有刑警肩头沉甸甸的使命。

在过去3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全市公安机关已破获百余起历年命案积案，仅浦东刑侦支队就已连破17起命案积案。案件的告破源自技术的更新进步，更离不开几代刑警薪火相传的共同努力。

如今，档案室里，剩下的案卷仍默默静卧着，等待一个真相大白的机遇。

曹志祥知道，“跨时空追凶”是一场漫长旅程，他们仍在路上。